

◇唐玉霞专栏

磷火之光

《了不起的盖茨比》，一个中篇，奠定了菲茨杰拉德在美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这真是一个又物质又精神的故事。盖茨比是空气中弥漫着欢歌与欲望气息的1920年代的美国大富翁，发迹前爱上一个资产阶级小姐，爱情纯洁，门第冷酷，爆发后的盖茨比在资产阶级小姐爱巢对岸买下房产，隔河遥望她家码头长明的那抹绿色灯光。

金钱是万能的，但即使他这样一个浑身上下散发着金钱气息的男人，居然得不到那个“话音都充满着金钱”的女人。是的，黛西曾经差点取消婚约，黛西差点与盖茨比私奔，但是她在最后一刻踩了刹车，她应该刹车，一位出身、成长于上流阶层的年轻女性，脱离自己原先所属的阶级和熟悉的环境，投靠到一个财富来源不稳定、不具备上流社会各种素质的男人爱情里，风险指数太高，不确定性太大。这是用脚后跟都能做出的决定。不要指责黛西的物质，她一出生物质就将她的脚板底垫得老高。而盖茨比不一样，这是盖茨比得不到她的原因，也是盖茨比希望得到她的原因。当想得到的都能得到，得不到的当然更有诱惑力。盖茨比渴望黛西家码头上的绿灯，这个男人对爱情的天真和忠诚充满了违和感，令人心疼。

同时，居然有金钱买不到的东西，居然有金钱改变不了的东西，这一点也是令人心疼的。万能的金钱改变了整个时代，但在个人，黛西与盖茨比身上，还保留着金钱说不了，或者说，金钱还显得说服力不够的地方。希望我说清楚了，物质时代，物质征服了黛西和盖茨比，但还有物质尚未连根铲除的隐秘角落，是无法铲除还是来不及？这个我就说不清了。

不过我想到了黛西或者盖茨比的下一代，这样的烦恼一定不能成为烦恼了。

黛西爱盖茨比，因为盖茨比爱她，她也爱自己的丈夫汤姆，对同一阶层共同特质的男人的爱具有舒适感的习惯。但是她最爱的是自己。这才是真实的黛西。所以得知汤姆出轨，黛西要和盖茨比一起离开。不是她选择了盖茨比，只是她被汤姆的行为伤害了。所以她开车撞死威尔逊太太，汤姆跟威尔逊先生说是盖茨比撞死的，然后威尔逊先生杀死了盖茨比。不知道这夫妻俩是如何达成一致让盖茨比顶缸。这个时候还为黛西担心的盖茨比特别无辜特别可怜，一个贩卖私酒的暴发户糊里糊涂



唐玉霞，供职于芜湖传媒中心，高级编辑。芜湖市评论家协会主席。出版有《城人之美》《悠然岁时迁》《千古红颜》《回味：低头思故乡》《陌上芙蓉开正好》等散文随笔集。

被情敌略施手段一劳永逸，简直阴沟里翻船。西部来的穷小子到底还是敌不过上层阶级的冷酷和卑鄙，因为他冷酷和卑鄙的还不够，因为他非要在黛西这样一棵树上吊死，这份爱是他的软肋，了不起的盖茨比成了伤不起的盖茨比。

出生于上层阶级的汤姆、黛西，面对盖茨比有与生俱来的优越感，所以盖茨比伪装成富二代、伪装成绅士，对于上流社会感十足的大家闺秀痴迷不已。盖茨比在爱情中处于下风，华丽高调的盖茨比在整个时代都处于下风。这种与生俱来的自卑也许是盖茨比成长缺失的性格悲剧，抑或是社会阶层差异导致的闹剧。我们不能站在又美丽又自私的黛西的立场上，他的真诚不是他虚伪的理由。

盖茨比被他的爱情给毁掉了，抑或是被他的欲望给毁掉了。这也是一生。并不是可耻的，也不是可悲的。人总是要被某些东西毁掉，如果有被毁掉的价值的话。而你所爱的人，其实是你的欲望在他身上投下的影子，说到底，我们不过是被自己的欲望毁灭了而已。以爱之名，到底看上去很美，像黛西家门口盖茨比遥望的幽幽的绿灯，虽然也许那是一枚磷火。

◇信笔扬尘

晒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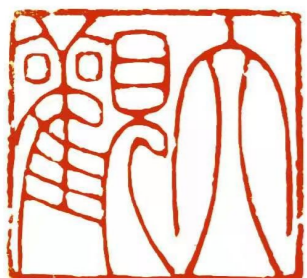
檀结海

小时候，乡下老家有个“晒霉”的习惯，就是在大伏天里，家家户户都会把存放在橱柜和箱子内的衣物、棉被取出来，放到烈日下暴晒，晒掉霉气与湿气，以达到防霉、防蛀的效果。每家门前空场地上几乎全都晒满了衣被，那场景就好像是对家底的一次大清点，也很像过年的时候打扫屋里的灰尘一样，颇有仪式感。

晒霉是很费力的，得兴师动众，全家总动员。头天晚上，母亲就同我们姐弟几个讲，明天你们得起早一点，帮忙晒霉。第二天天刚麻麻亮，母亲就开始清理场地，准备晒霉。她将家里所有的竹竿棍棒全都拿出来支撑成晒架，不够就用铁锹、锄头、柴叉这些带棍的用具和绳子凑合，应用尽有。

太阳刚刚出来，母亲就催促我们起床，帮着往外搬东西了。母亲将几个斑驳褪色的旧木箱翻了个底朝天，一件不落地往外搬运，将被褥、棉絮这些重一点的东西都晒在晒架上，衣服、枕头等轻物件晒在晾衣绳上，棉鞋依次斜晒在墙根，还有一些碗、瓢、盆、筷子之类的则集中晒在一扇门板上。那个年代，家里穷，没有什么上档次的东西，所晒的衣物，看起来花花绿绿，其实大多是母亲亲手编织的土布衣，又旧又破，根本没有保留价值；有的衣物已用几十年了，母亲都舍不得丢掉，每年这时候都要拿出来晒晒，收好后抽空再缝缝补补，又能用个三年五载。

当需要晒的东西都整理得差不多的时候，母亲又吩咐我们：“留一条晒绳出来，还要晒几件好衣服呢。”“好衣服，我们怎么没看到过？”母亲笑而不答，转身从房间里端出一个半成新的小木箱来，打开一看，全是我一个人的衣服，大概有十几件吧。母亲像讲故事一样，滔滔不绝地告诉我：“这几件是你出生时穿的，这几件是你周岁时穿的……”我又带着疑惑的口气问母亲：“那些衣服现在又不能穿了，留着有什么用？”“瞎说，你不能穿，以后我家孙子也不能穿哪。”几个姐姐在



◇人间小景

膏药

杨勤华

母亲年纪大了，胳膊和腿脚都不灵便了。十多年前，母亲就患了膝关节退化的老年病，每走一步腿都很疼，但却没有有效的治疗办法。

这十多年来，母亲就是在疼痛的伴随下度过的。期间，母亲对各种膏药产生了厚望，寄希望于膏药能够治好或缓解疼痛。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时间的推移，母亲的骨关节退化越来越严重，最后几年，母亲几乎只能坐在椅子或凳子上。

买膏药和贴膏药的任务有时就落在我身上，我反复告诉母亲，这种病贴膏药不起作用，可母亲就是不信，依然让我不停地买各种各样的膏药。本地一家老字号制药厂生产的膏药品种几乎贴了个遍，不见效果。母亲又让我买外地药厂生产的各种膏药，什么“麝香镇痛膏”“跌打损伤伤膏”“追风止痛膏”“辣椒风湿膏”“艾草贴”等等，能买的都买了，每次贴后，开始母亲都说“效果还好”，可是过段时间又说效果不行了。

有一次，父亲去菜市场买菜，在地摊上买回一种膏药，母亲贴后居然说“效果特别好”，于是，让父亲再去多买一些，可摆地摊的人早就离开了，又让我去找，我找了好几家菜市场也没有找到，就按照膏药上的地址联系了淮南的一家制药厂，买了一大盒，用了一段时间后，效果又差了。2019年秋天我去厦门出差，在免税区看到一种台湾产的膏药，虽然有些贵，但还是买了回来。那些天母亲总是说“效果好”，让我再多买一些，于是，让在上海的女儿从网上买，快递回来后，母亲很高兴，用了一段时间，又说效果不如原先。

每次买回膏药后，母亲都会精心收藏在她专用的一个床头柜里，用时便拿几帖出来。一次父亲说自己的腰疼，母亲给父亲几帖膏药，贴了几天居然好了。后来，父亲又说自己的肩膀疼，母亲又找出几帖膏药给父亲贴上，过了一个星

期，父亲就不疼了。母亲还是经常让我帮着买膏药，甚至买得更多。我问母亲：“买这么多，用不完过期了就没用了。”母亲却说：“那你就多买些保质期长的。”我有些无奈，也只好按照母亲的话去做。

2020年春天新冠疫情期间，母亲和父亲同时因为心脏不舒服住进了医院，出院没多久，母亲又突发心肌梗塞再次住进了医院，后来出现多种并发症，最后于秋天去世。母亲走后，我心里一直空落落的，常常喜欢一个人独自坐在母亲曾经坐过的椅子上，似乎还能感觉到母亲就坐在我的身边，恍惚间，看见母亲手中拿着一盒膏药，对我说：“来，给我把膏药贴上。”

两年多的时光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算短，对母亲的思念始终缠绕着我。我知道，此时照顾年迈的父亲，更是我的责任。这两年多父亲的身体也不如从前，动作变得有些迟缓，毕竟是八十七岁高龄的老人了。前些天，天气炎热，父亲说自己的肩膀疼，可能是吹空调造成的。我要带父亲去看医生，父亲却说自己找社区医生开了点膏药和钙片。我不放心又咨询了一下熟悉的医生，说法大致一样，只是告诉我钙片可以不吃。可是，父亲贴了几天膏药后，肩膀依然还有些疼。

双休日的上午，我本打算领着父亲去医院，父亲穿着一件背心，指着肩膀上贴的膏药说：“这个膏药效果好。”我问在哪买的？父亲笑道：“你妈留下的。”接着父亲告诉我，前两天，忽然想起母亲去世前曾对他说过，柜子里存了一些膏药，说不定今后能用得上。于是，便将母亲生前用的那个柜子打开，里面果然存了不少膏药，什么牌子的都有。父亲照着说明书选了一种膏药贴上，效果还真不错。父亲说：“你妈真有心。”

我抬头看着挂在墙上的母亲遗像，母亲似乎在冲着我们微笑，我便笑着对父亲说：“是妈在保佑你呢！”



◇风雅颂

饱和夏日的记忆

包明强

鸟鸣落在肩上

清晨，鸟鸣声格外密集
用叽叽喳喳方言
泄密整个季节的心思

可天空隐情依旧
无法揣测，是瞬息万变的心象
在反反复复情绪里自省

原味的鸟鸣相传甚远
像一滴浓缩的眼泪
滋养着一塘吐露的青莲

一粒鸟鸣落在肩上
打破持续已久的安宁
翕动之心，欲言又止

夏日偶成

盛夏清晨，新莲绽放
一池蛙声像家乡黄梅雨调
我在塘边沾满露珠的草坪上
闲庭信步，顾影自怜

红蜻蜓一直在半空盘旋
看不见轻轻点水的影子
莲叶随风摇曳翠绿碧透的裙裾
池水开始大片大片不安

我抬头仰望，一条文身的乌鱼
在如莲的云朵中翻江倒海
天空之泪，瞬间淋漓草木
也打湿我的衣襟
溽热暂且喘了一口气
众多暑气还是被提前布局的莲漪

初识的印象

在初夏安静的池塘边
你是一株吵闹的夹竹桃
带有野性，无意娇饰
让整个夏天迷乱着突发奇想

多少年过去了，与你初识的印象
在我粉红色记忆里，堂而皇之
有时是喧嚣城市一声宣言
有时是静月下的一句低吟
更多还是心灵荒漠中一片慰藉

夹竹桃微醺的毒
一直潜伏在我的岁月里
让我休闲的模样
在自己无法小心的日子里
上瘾

莲的心思

迷情的夏夜，如初莲的心思
在偃歇的亭榭吐露

静静的池水和水面上静静的月亮
在你均匀的呼吸中浸润

胜似野逸的身姿，亭亭玉立
四方皆拜的诸水，心悦诚服

吸吮莲久藏的体香
我多像一个贪食的少年

莲内心的苦，绿意正浓
仿佛是月下卸去哀怨的回路

◇小说世情

带几只粽子给他

潘国武

雨刚停不久，天就放亮了。后院的桃树上，传来喜鹊叽叽喳喳的叫声。“吵死我啦。”卢婶抓起扫帚到院子里晃了一下。谁知，她刚转身返回屋里，喜鹊又飞回来了。

“喜鹊叫，好事到，”对门的陈阿婆说。“卢婶，你家今天肯定有客人。”

前天，女儿兰兰在电话里说，周六回来吃饭再去婆婆家，晚上赶回省城，因为女婿小雷第二天也要回单位加班。女婿就是半个儿子，要说是“客人”，有些“牵强”。卢婶回应她：“喜鹊哪天不这样叫，也没见客人来过？”

陈阿婆快言快语：“还说不准呢。”陈阿婆话中有话。卢婶没有时间闲聊，就转身钻进厨房，架锅生火烧水。

外孙子和外孙女爱吃鸡腿，小雷爱吃白切鸡。因此，只要女儿一家人回来，饭桌上少不了这两道菜。宰鸡杀鸭，拔毛刮肚，卢婶动作娴熟麻利。老伴兰叔只顾着泡茶玩手机，根本不用插手。不到一个小时，饭菜就煮好了。

卢婶掏出手机，屋外就传来敲门声。外孙子和外孙女进到屋里，张嘴就喊“外公外婆”，家里顿时满是欢声笑语。末了，兰叔朝门外瞄了一眼。兰兰问道：“爸，你还约人？我们坐一下就要赶路了。”

“哟，没有。”兰叔示意小雷坐在左边的座位上。

以前，这可是小舅子兰恒的座位。小雷犹豫不决，兰叔就调侃说：“小雷，在我老婆眼前，你老婆哪能说个‘不’字。这一点，你就放心吧。再说，你不喝，我不喝，这桌好菜往哪搁？”

兰叔一席话，逗得大家哄堂大笑。兰兰说：“爸在找理由喝酒，你就陪他开心吧。开车的事，不用你管啦。”小雷笑着端起酒杯说道：“看来，我只能‘打灯笼做事——照办’了。”

饭后，兰兰说要赶路。卢婶就从厨房里提出两袋已经打包好的东西说：“妈就不挽留了。以后，你们有空再回来呗。”

“吃的吃了，还要大袋小包地拿，妈快把我宠成‘啃老族’了？”“白袋子里分袋包装有鸡肉鸭肉，还有妈昨天连夜包好的粽子，拿回去给孩子吃。这一袋……”“妈，你这双重爱也太厚重了吧，我可受不住呀？”“别自作多情了。红色袋子是给你哥兰恒的，带几只粽子给他。”

一旁的兰叔附和道：“你哥这人脾气犟，比他爸还犟。”兰兰就劝：“老爸，一家人，少说一点。”

那晚，兰兰驾驶的车辆一进入省城，就直奔兰恒的家。兰恒万万没有想到，爸妈会给他们捎来这么多好吃的东西。那一刻，他的双眼湿润了。兰恒刚掏出手机，卢婶就打来视频电话。卢婶张嘴就问：“儿子，你们都好吧？”

“妈……”兰恒抽着鼻子，叫两个儿子：“快点喊爷爷奶奶。”

没等小孩开口，电话那头就传来卢婶的声音：“宝贝，爷爷奶奶可想念你们啦。看，两年不见，就长这么高了。家里的鸡鸭活蹦乱跳的，可肥了。有空，你们就回来呗，爷爷奶奶杀鸡宰鸭给你们吃。”

“回，有空就回。”兰恒说，“鸡肉鸭肉都给我们了，你们过节吃什么？”

卢婶瞧了兰叔一眼，好像明白什么似的，说道：“家里还有呢。”

回家路上，兰兰疑惑不解地问道：“两老的态度怎么突然大转变了？”“还不是因为那只木菠萝。”“怎么说？”“哥以前回家，每次都给两老买木菠萝。”“这回，那可是我们买的呀。”“我也是根据哥以前传授的经验，买到了成熟度好的优质菠萝。爸妈见了，果然认为那是哥买回来孝敬他们的。”“你真不赖呀，今天还干起了‘借花献佛’的好事。”“以后，我们在他们跟前说话，再也不用瞻前顾后了。”

第二天，天刚放亮，卢婶就在后院忙开了。

陈阿婆从墙边探头来问道：“怎么，你又包粽子了？”“孙子爱吃，”卢婶脸上的皱纹逐渐舒展开来，她说，“昨天跟孙子通电话，两个小子乖巧极了，开口闭口爷爷奶奶，声音甜美，我的心快给融化了。他爷爷兴奋得整夜睡不着，说明天非要去省城不可。”“怎么样，我的话没错吧？”“你……”

陈阿婆接过话茬说：“在同一个锅里吃饭，哪有锅盖不碰碗勺的。”

家
孙世华
摄